

男人 生存哲学

这个世界

庞小培◎著

把情的故事写给你看

把爱的故事讲给你听

就是想和你一起分享

人生的美丽和感动

就是想让你知道——

沈阳出版社

男人生存哲学

庞小培/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男人生存哲学/庞小培著. - 沈阳:沈阳出版社,2002.7

ISBN 7-5441-1973-4

I. 男... II. 庞... III. 小品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67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55254 号

沈阳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政编码 110011)

沈阳市第二市政建设工程公司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80×1230 1/28 字数:172 千字 印张:11.8

印数:1-7000 册

2002 年 9 月第 1 版

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姜 波 谢志远 封面设计:陈丽秋 姜 波

责任校对:高 天 版式设计:刘 俊 姜 波

责任监印:姚德军

定价:16.00 元

(如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厂联系调换)

目 录

男 人 生 存 哲 学 content

睁一只眼

爱你的孩子,而不是伤害/3

把爱情捧在手里/12

不可以做儿子的楷模/17

痴情的男人才可爱/23

等待第二个春天/27

饭桌上的尊卑/3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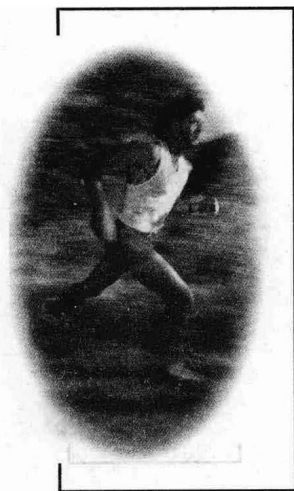
我很好啊/38

习惯应该是最好的仆人/47

幸福只需要满足一个小小的愿望/53

用上所有的力量/58

睁一只眼/63



男 人 生 存 哲 学 目 录

content

请把试卷读完

不好的开始也可以是成功的一半/75

承受极限/85

打好最后一张牌/90

翻到书的最后一页/96

没有不带伤的船/101

没有一片黑夜不可以被照亮/106

请把试卷认真读完/111

让托盘倒向自己/117

是抱怨杀死快乐/122

是男人,就要爬起来/131

授权给别人/139

摔倒的地方最适合开始/147



目录

男人生存哲学

content

数一数你脚下的踏脚石/155

如果你不是个好卒/160

再迈一步/166

猪如何可以挑战人/171

低着头的一生

暗示的力量/179

把爱拿走,地球就是一座坟墓/184

表达自己/189

不赞美你的人/200

低着头的一生/209

改变她不如改变自己/214

给快乐一个定义/219

宽恕自己/224

利己主义/234



男 人 生 存 哲 学 目 录

content

面包与爱情/243

男人对男人,说:我爱你/248

女人的友谊面值 20 元/253

人情味儿/258

生活里的笼子/267

施恩莫图报/272

石学士的武器/279

是朋友,什么都可以原谅/284

坦白地说出来/292

完美与平庸的距离/301

误会是最美丽的哀愁/306

笑一下,如果你可以/311

着不起那急/316

做一个快乐的小资/321



Zhengyizhi
睁一只眼
yan



朝一一只



本来就是小事情，却做得狼狈不堪，这样的男人，小时候要妈妈照顾，结婚了又要由妻子照顾，他们是没资格叫大男人的。

爱你的孩子，而不是伤害

周末累得骨头像散了架，跑了无数家房产中介公司，只为了租一个单间楼房。

“我想在某中学附近租一个单间。”杨老师打电话给我的时候，我吃惊不小。杨老师是我在黑山县读高一时的班主任，离沈阳何止几百里，怎么会突然想到沈阳租房子呢？

“我的孩子考到某中学了，我要到沈阳来照顾他。某中学不是省重点嘛，百分之八十的重点大学升学率。”杨老师解释说。

可怜天下父母心啊！

我想起我读高中时候的杨老师，教我们生物课，不但严谨，而且严厉。一个同学想家，躲在宿舍里哭鼻子，杨老师



把他拽出来，“这么大的男生，就应该自立，哭哭啼啼，像什么样子！我这么大的时候，自己背着粮食来上学，哪里有你们这样享福！”

大家都很想家，但没人再哭，因为怕杨老师那张嘴，被她说，不哭也得哭出来。

同学们都惧怕杨老师，她的心肠硬得像块铁，当然，我们清楚，这块铁，是为了我们好。严师出高徒，这句话委实不错。

“赵杨比你们那时候小，小两岁呀，我总放心不下，他不像你们能把握自己。”杨老师说。杨老师爱人姓赵，她姓杨，所以儿子取父母的姓，叫赵杨。

可能赵杨真的比我们那时候岁数小，真的把握不好自己，但谁又能否认，在父母的眼里，总是自己的孩子更让人担心一点，更觉得小一点，更怀疑可能把握不好自己。

坐标是不一样的，因为是自己的孩子，爱之深，责之切，期望值高，当然更担心，于是乱了方寸。

我和杨老师聊天，我们谈起高中管理宿舍的一个老师，也姓杨，大家喊她大杨。大杨本来在一个初中当老师，担心儿子在高中贪玩，便到高中来做宿舍管理员，主要工作则是看着儿子。



母亲真是伟大，为了孩子，宁可牺牲自己的事业。其实，在她们眼里，孩子就是她们终生的事业了吧！

有一次，大杨从教室外经过，发现儿子没有学习，而是在和同桌谈话，大怒，冲进去，啪啪两个嘴巴。

儿子两周没有和大杨老师讲话，虽然吃她的饭，睡她的床。

大杨有点儿急了，“我是为你好，你懂不懂？”她朝儿子喊。

“我什么都懂，但你懂不懂道理？”儿子朝她喊。

大杨的儿子是贪玩，但也许就是因为大杨始终跟在他身边的缘故。“再多玩一会儿，该学习的时候，妈妈会喊我的。”儿子总是这么说。

大杨不放手，儿子永远也自立不起来，大家都这么想，只有大杨自己不这么想。

我曾经以为是大杨自己的事，现在看来，很多母亲都这个样子。我的班主任杨老师牺牲的比大杨还多。

杨老师现在在某城市的一家私立中学当老师，特别累，“但为了儿子，我啥都认了。”杨老师很坚决。

女人啊，丈夫的事业曾经是你们的事业，现在孩子又是你们的事业，你们自己呢？尤其，你们这样做，对孩子是好还是坏？

“赵杨想在家里上网，你说我给他买不买电脑？”杨老



师问我。

“当然可以呀，网上可以了解很多新鲜的知识，可以开阔孩子的眼界。”我说。

“赵杨也这么说，他说可以在网上看到北京四中老师讲课。”杨老师说。

“那是网上教学，现在的学生应该多了解社会，否则学成了书呆子，到社会上也不好适应。”

“但网上也有很多坏东西呀，我怕赵杨会沉迷其中。”杨老师担心地说。

我无言以对。什么事情都有正负两面，但我们不能因为存在负的一面，就放弃了整件事。就像不能因为吃饭可能坏肚子，就不吃饭。

但这个道理，和一个母亲不好解释，因为母亲想到自己孩子，就已经不能保持理智。母亲的逻辑是那些坏的东西，自己的孩子都可能染上，所以，她们很怕，所以不肯放手。

其实，染上了又怎样，增加了免疫力，只会更健康。

“最好能租到特别近的房子。”杨老师说，“我不想给赵杨买自行车，某中学前面的那个路口好乱，容易出事。”

“您记得当年您怎么教导我们吗？”我看着杨老师。

杨老师笑了，“当然记得。”



“您拿鸡和鹰做比较的例子，告诉我们要勇敢地走出去。”

杨老师没有说话，她大概想起了当年的情景，她当年性格何其爽朗，对我们说：“我的学生，就要勇敢，自己做的事，自己可以负责。做错了不要紧，错过一次，下次才不会再错。”

“可是，同样的话，对自己的孩子，却说不出来。”杨老师自己也困惑地说。

人大抵是这样的，对自己的孩子，因为有着特殊的爱，所以当事者迷，所以不肯放手让孩子自由飞翔。

尤其对一个男孩子，“毛毛愣愣的，骑上自行车，就不管什么地方，总是像飞一样，怎么能放心让他骑车上学？”杨老师这么说。不能说没道理，但永远不让儿子骑自行车吗？恐怕也不行。

我的爸爸却好得多，基本不怎么管我的事，他总是对我说：“快考高中了！”然后，就不再说了，后面的话我当然知道是什么，虽然他没说出来。

我和爸爸之间有一种默契。

我比赵杨幸运，我的爸爸不那么唠叨。

但我却是个贪玩的孩子，初中的时候还早恋，偷偷写情书给邻班的女孩子，拿爸爸的参考书当礼品。



ANRENSHENG CUN ZHE XUE

有一次，送那女孩子回家，被爸爸迎面遇到，慌不择路，只好乖乖就擒。

晚上，爸爸给了我一本书，“你看看人家是什么标准？”

我接过来，是《建筑巨匠——梁思成》。我看得津津有味。我发现，梁思成选择了林徽音，除了她漂亮，还因为两人志向相投，可以走相同的路。

找一个林徽音这样的妻子，我当时想，邻班我再也不去了，爸爸的参考书也省了下来。

此外，爸爸没管过我什么，但我还是把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交到了爸爸的手上，而且是学校第一名的身份。爸爸没表现得很高兴，爸爸总是这样，他说过，“这是你自己的事。”

我在高中，更加自由，爸爸很少到学校里来，只是到期末的时候，看看我的成绩单。

但我高一下学期，爸爸却来找我。我们俩一起坐在花园里，爸爸默默吸烟，表情里什么也看不出来。我第一次看见爸爸这样，越是读不懂他的表情，我越是心慌。

“你和张岩还有联系吗？”爸爸终于问。

我心里一阵紧张，爸爸终于还是问我了。

张岩是另一个中学的女生，在参加全市中学生运动会的时候，我们不期而遇。她的800米成绩非常出色，甩开第二



名很远，而且她跑的姿势很优美。

在回去的火车上，我发现她们中学在另一个车厢里。我借故到各个车厢里晃荡，尤其张岩在的那个车厢。我看到她和同学打牌，看到她吸烟，看到她在用眼睛的余光扫我。

后来我们通了信，再后来通了很多信，再再后来，我到县里参加体育考试，她赶过来看我。她穿着运动服，英姿飒爽的样子。

我考上高中了，却听说她怀孕了，竟然生下了一个男孩儿，学校开除了她。然后我再没见过她。只听说她家里和那个男孩子的家里弄得很僵，互相指责。

“交朋友要当心，很危险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

这是爸爸和我讲过的最严厉的话了。

只讲了这一句，又吸了一会儿烟，爸爸起身走了。

我的高中生活言归正传，还是自由，但我没有再和张岩联系，我也知道危险，尤其当危险距离自己很近时。

高中毕业时，要报考志愿，校园里全是家长的身影，为填哪个学校急得团团转。爸爸却没有来。他只是打了个电话给我，“你自己可以填吧，填完了，别忘了告诉我一声。”

然后，我就自己填了，只用了半天。

我把我爸爸说的讲给杨老师。杨老师想了想，说：“那



是因为你懂事，所以你爸爸放心。你看赵杨这个样子，我可以放手吗？”

我又一次无言以对，当你和一个母亲谈到她的孩子，正常的逻辑便无法使用了。那个时候，我还想像不出赵杨将来长成为一个大男人，会是什么样子。我不能给杨老师我认为的正确的回答。

我的一个朋友，家里安排他到澳大利亚去，很快就被当地的同学起了外号，叫做“洗衣粉”，因为他洗衣服时放的洗衣粉太多，投得又不净，结果身上有很大的洗衣粉味道。

他打电话给我说：“我现在洗衣服不敢用洗衣粉，只用清水泡一下，然后就拿到外面晾晒。”

“那怎么可能洗干净？”我问。

“那也总比一身洗衣粉味，被同学闻来闻去的好，我都怕了，好像我很弱智似的，可我就是控制不了洗衣粉。还是干脆不用的好。”他很无奈地说。

他不用洗衣粉倒是小事。另一个朋友，也是在澳大利亚，给一家中餐馆打工，竟然被烫伤了双手，过了一个多月不用双手的生活。

根本就是小事情，却做得狼狈不堪，这样的男人，小时候要妈妈照顾，结婚了又要由妻子照顾，他们是没资格叫大

